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四

武寧學生張汝霖

刑于寡妻傳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正義曰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

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肆爾小子封稱封爲弟則自稱曰寡兄矣孔傳因乃丕顯考之言遂以寡兄指武王不知祖自得稱考

謚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頌之雝曰
假哉皇考箋云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于成王爲王
考而亦稱皇考故正義曰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
其父祖故然則書之顯考亦即成王稱文王矣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二語一氣成文不得一對
周公稱武王爲乃寡兄一對康叔爲成王稱汝小
子矣孔氏之傳自不可從宜立異者反不立異而
引以爲証與毛傳雖不知毛傳言適妻者止是恐

人誤以寡妻爲寡居之妻故以適妻訓之其曰寡
者如君稱寡人稱夫人于興邦曰寡小君之例不
必著之而自明者也其意豈與鄭氏言寡有之妻
者同哉

無射亦保傳保保安無厭也箋云保猶居也于六藝無
射才者亦得居于位正義釋箋曰鄭以此章次二句
皆有一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
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什之事也而別

交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養老輕于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

桉鄭氏自主大射擇士之說則不能射者不得與于祭此其例已此詩無射毛以爲無厭如不可厭思矧可射思之射詩非無以射訓厭者鄭氏解無射爲無有射才而又拘于擇士與祭之說因取在

宮之宮訓爲辟廱又取無斁之斁改爲無擇孔氏
又從而疏之云別文陳之言行化有二事廟是祭
祀別宮是養老者此則經宜先云無射亦保矣不
然何分陳之而忽倒其序乎

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釋
箋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瘕疾
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

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瑕字義不得通瑕已烈詩文以厲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叢大不遐文辭不次故易之也

攷仙人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正用此詩之語當是三家之詩有作癘蠱不遐者其時三家未亡世人遂本而用之碑在東漢之時鄭讀烈假為厲瘕與之暗合則鄭固不為無據但三家之學本多難從

鄭氏箋詩意在宗毛而又引三家以亂之是自違

其本志矣而何容深論耶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于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云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耶義釋箋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

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

校鄭氏改經之處多云某當作某然亦有直改而不復著之者如皇矣其政不獲毛作政左傳亦引作政鄭箋作正釋文政鄭作正文也此詩古之人無斁釋文云斁毛音亦鄭作擇亦是直改而不復著明鄭當作擇耳近人嘗有因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遂集矢于肅謂其竊增毛傳以與鄭難經之無斁毛

本作擇作斁者亦肅所私改此非也以今推之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也直改作襗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見之可以療飢直改作療顯與毛異更不著云某當作某然則此詩不但不著云斁當作擇并毛傳亦刪去以快已說耳陸氏見鄭本無此傳而王肅之本有之著遂云此王肅語如韓魯詩之說世已無傳見于鄭氏之書即曰此鄭氏語云耳陸氏為毛作音可知毛本

原作斁呂伯恭讀書記引董氏曰古之人無斁韓詩作擇然則鄭之作擇當即本韓詩鄭之改經有目共覩若疑王肅私改毛詩以難鄭則鄭之與毛異者不知凡幾將皆爲肅所私改乎且以家喻戶誦之經而私改以難鄭愚後世則可何以愚當時乎肅既不滿鄭必不至自蹈改經之失若必改毛本以難鄭則王肅自守之本容詎其改舉天下之毛傳能盡改之乎有一本之未改而爲當時所覺

則攻鄭而適以自攻肅肯爲是哉知無數之非肅
改者即知毛傳之非肅增也知毛傳之非肅增者
即知毛傳之普遭鄭刪也世無王肅而鄭之說汎
濫于天下矣信鄭而疑肅夫獨非崇鄭者之過乎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
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
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
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

天心密阮徂共之君于是又助之謀言屬于惡也釋文云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

枚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之修德莫若文王論代興之大局則二國宜指殷夏論監觀之有赫則四國宜指四方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其言二國亦指夏殷也多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鐲烝天惟降時喪即所謂維彼二國其政不獲也天惟求爾多方即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即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即所謂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言四國亦指四方也較之此詩一則絡誥之文一則大雅之體語雖有詳略而大意相符毛公之傳確乎而不可

違鄭箋好出新奇孔頴爲之詭遇固已獨惜鄭氏依託毛公之傳隱宗三家之詩三家皆失傳而鄭氏乃得附青雲而上抑亦有幸有不幸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視周之德文王即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釋傳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

家善于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于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正義釋箋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夷也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猾

孫毓載述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校經文者本作患毛公必就患字訓之豈肯輾讀爲串然後訓之爲習而破經文以就傳意哉音義謂或云鄭音患是直鄭讀串爲患耳鄭訓得所但共用魯詩則一本作患者亦當是魯詩其毛詩之

經自作串字非毛讀患爲串也孔氏本知毛不改經而于此上下其手謂毛讀患爲串謂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是寃毛矣不思此句不從毛義則失經違甚天意遷就文王之明德而文王習其常而德愈大天又爲之立其妃配是愛天者既已堅固矣如此說義甚條貫若忽于中攙爲患之混夷文王戡伐以應天意之語則于天立厥妃句文勢不協且患夷載應之語于文不足亦不可聯須用

文王則侵伐爲患之混夷以應之如此繁冗之句以達其意然後可解不已迂乎又如經言患夷載應則侵伐之事經所未陳鄭訓路字爲應路應之義亦復古所未有捕風捉影以與毛異入毛室而操戈夫何爲者耶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傳慶善光大也箋云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正義釋箋曰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

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

桉篤慶錫光自是天之所命大伯之事已于則友中見之不爲偏舉若謂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卽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則下言受祿上先言此二句明巳是天錫之事矣凡無端而好立異者必無所當于經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正義釋箋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

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鄭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兵也王肅云無阮徂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于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邦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亢上

四國之交事在此詩即成文也于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嵎云晁豈能具數此詩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于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采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正義釋傳曰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

上不見故于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此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于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欲不便不得復說旅故于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又正義釋箋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遍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

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

桉鄭氏先通韓魯故注二禮與箋詩異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夫韓魯詩之不可從鄭固已知之矣如關雎刺時芣苢傷夫有惡疾漢廣悅人汝墳辭家黍離伯封作鷄鳴讒人世韓詩之說也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

離爲壽閔其兄作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
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柏舟爲衛寡夫人
作之等皆魯詩之說也毛詩以有子夏之序及其
說多與聖賢合如　欒孫氏小弁等繹孔孟之論
者毛傳皆若合符故其書獨行韓魯雖廢而毛獨
存也鄭氏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
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今者其書宗毛者
十之四依韓魯以亂毛者亦十之四下己意以倍

毛者又十之二他記注之不復改已自知其過矣箋毛詩而復不從之此何故哉如此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孟子引之徂莒詩作旅傳云旅地名趙注孟子云于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正義曰皇矣云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按春秋隱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是旅之爲地名與孟子相合也韓非云文王克莒必莒有罪而文王

詩之後已服于周而密人侵莒故整其旅以止之此句定而侵阮徂共之句亦定矣孔氏謂拒大邦之下卽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卽是密人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兵然則經宜云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矣不然于箋語失次也且經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是由密人不恭侵我周地而然若文王侵阮徂共而密人不恭以拒王王赫斯怒宜密之怒矣乃整

其旅而以按徂人之旅置密人于不問且赫斯怒整其旅合之下文伐崇墉明聲罪致討之師矣而謂之侵阮徂共豈文王問罪之舉哉上下前後語氣皆不貫串非經理也王肅孔晁孫毓諸公皆不信此說而苦辨徂國之有無夫徂國之有無則固孔沖遠輩所得而强爭者也不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之非國宜爲所難矣雖然孔氏之隱則已從此露也其云事在此詩即是成文于時書史敗

亡妄可更責所見然則舉凡經之所有任鄭氏訓之不必問理之當否皆難更責所見矣其云為詩之義旣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于舊說非鄭之創造然則舉凡魯詩之所有任鄭氏本之不必問理之當否皆是出于舊說矣其云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采薇禦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然則反謂古人經傳皆不可據而鄭氏之論獨不據矣其云鄭之

比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一皇甫謐何足引爲鄭助理所不可易不從毛傳而信魯詩及安用叅毛傳現毛詩依傍其書而自爲立異云乎哉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鮮善也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正義釋傳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正義釋箋曰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

桉公劉之詩敘遷豳事二章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三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五章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六章曰于豳斯館涉渭為亂詳敘巘原岡隰而後言豳焉召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未嘗曰為已繫于洛已繫于豳不應復言餘地也且鮮是小山之別大山者耳庶其形

勢不嫌與岐陽複不嫌與岐陽奪鄭氏何爲苦與

毛異哉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

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

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

也

桉詩之仇字毛鄭皆異以事必有對有嘉匹郎有

怨耦故得兩立其說至賓載手仇之仇毛以爲仇

匹鄭氏更不得作怨耦之解而改讀爲鄭此詩仇
方亦能各立其說但詢字之義雖訓爲謀而毛義
與左傳所云咨親爲詢之意相合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云言言猶孳孳將壞貌
正義釋傳曰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左傳唯云言言
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
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
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

得有訊馘正義釋箋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
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
城故知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
是孽孽之容故猶孽孽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
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
其實此言訊戰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
左傳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桉僖十九年宋人圍曹時猶用之中葉文王之事
求至失傳使當日伐崇而戰則公子魚安能隱其
戰事哉褒美過實何以動宋公之聽又左傳說言
言高大皆毛傳相合左氏以周時之人言周初之
事必得其實若謂臨衝本所不用不應言之則傳
固明云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伐之因壘而降固不爲不用臨衝亦豈得爲攻城
將擊而降也若是壞城執訊兵家之常詩何所受

文王以德服崇耶詩美之傳稱之明伐崇之役更美于他邦矣因詩有臨衝之言而謂文王以力服人因鄭箋而不信左氏之語皆孔氏之見也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按論語序解正義曰論者綸也輪也以此書可經綸世務故曰綸圓轉無窮故曰輪又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玉篇云論思理也增韻云紬繹討論也

然則得其倫理謂之論思其倫理亦謂之論思也者始之事也得其倫理者終之事也鄭義雖與毛小別而理自可通凡不從傳而無傷于經無違于理者皆可兩存不必因毛而廢鄭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五

武寧學生張汝霖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

體歆上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正義釋箋曰張融云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盡

得鄭旨正義釋傳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
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爲高辛氏之帝
親承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于天行在後而踐帝
之迹躡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跡地之
處也將事齊敏者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
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又正
義釋箋曰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
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

郎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匕安得九族而親之禮
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闕也諸言感生得
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于
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
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
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

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
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
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備說一見理未宏通故鄭引
湖處為喻以証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
生契鄭是不由父矣又何怪于后稷也稷契等雖感
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為有父繼父為親故稱譽之胄
唐堯之親九族並无廟亦猶此也稷契雖是感于藥
稷不菜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

于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又誕寘之隘巷傳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正義釋傳曰異之于人者猶有奇相異衆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

按鄭氏就姜嫄之事怪誕不經雖經先儒辨議而後人終有信從之者良由后稷生而見棄明非無因若循人事之常必有棄寘之理孔氏釋傳以爲稷有奇相異衆又苦于書傳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氏弗從亦何怪爾矣然愚竊以爲后稷見棄之故詩已歷歷言之而人不之察而以爲書傳無徵豈不自惑哉詩云誕彌厥月傳云彌終也終月而生子怪異莫甚焉怪之異之而有不棄之者乎或曰終一月而生子世俗所駭聞振古所未有吾子横造此言無乃爲妄乎曰此何爲妄如鄭語說府之童妾不夫而育孕十五年而生褒姒王肅難鄭云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孔

氏駁之曰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一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于爲惡短于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如此言之則孔氏信上帝實長于爲善彌月而生與孕十五年而生妖祥不同皆天之爲之也若終人道十月而生何足形諸歌詠且所謂先生者謂方終一月已先生而如達耳經之成文粲然可按何俟另生枝節哉夫禱祈而生

子生子而怪因不敢育而棄之棄之有異而收養之此皆人情不必與天爲構厲上帝之武而後生明知其異冀釋天下之疑而後棄也求之于經不能得于是又有馬融造爲遺腹而生之說王甚駁之曰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王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姜嫄御于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寘之于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遂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昬之妃姜嫄有汚

辱之毁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馬謂
王基駁馬融之說亦即所以駁鄭也就如鄭言齋
是天帝之子凡妖邪感動之氣俱是反常姜嫄履
巨跡而有身何以知其必爲聖子而寘之于寒冰
乎且有夫而生子人何所疑而乃棄之以招謗耶
假令鳥不覆翼疑終逾甚當何以自明哉況如鄭
氏之說簡狄吞鳦仍御于夫姜嫄祀禖何獨不可
而必解爲履拇心動耶史丞之言本多夸大劉媪

感龍之事何足引以斷經鄭又引蒲盧爲喻謂天氣因人之精是稷之生仍由其父矣且引蒲盧以斷聖人尤屬支蔓天地間胎卵濕化生生之局變幻無窮何足以之概人道耶張融之論更爲無謂夫后稷由姜嫄禱祈而生自可歎美其母孔子以聖母禱于尼山而生叔梁聖父顏氏聖母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後人但傳聖母不以此稱美聖父耶且詩如此例者多矣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皆美其母不褒其從
也王立廟之事則更不足辨既右昭考亦有文母
詩之事也考仲子之宮春秋之事也若謂因履跡
生棄遂爲立廟彼齊之人又何不爲簡狄立廟耶
連篇累牘愈繁愈亂而古聖之誕生竟成爲妖妄
不可究之事矣至如元鳥毛義自確鄭亦信爲與
說試思簡狄何由而得燕卵宜男遽取而吞之耶
又據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燕卵勝水丞

無完理亦淺而卵壞水深而卵沈亦無緣遂取而吞之君謂怪異之事不可理求則牝雞無牡亦能育卵天何不更使簡狄不必吞卵而遂生契耶安得起康成而一問之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傳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

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正義釋箋曰儀禮注云禫之言澹〻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推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

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

椒單訏言其形體之異載路言其聲音之異能匍匐而即克岐嶷能就食而即知蓺菽言其早慧之異此與孔子之嬉戲陳爼豆亦復何殊生知上聖大異凡庸者此可見矣鄭氏誇姜嫄之事至于奇之又奇不可思議既生后稷亦止與尋常小兒等何異于其母而不異于其子哉

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
稷故國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
堯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更變也正義釋傳
曰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
言國后稷于邰猶文王箋云而國于周后稷以前未
有國于此始封之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姜嫄之夫先
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
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

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桉姜嫄出乎有邰后稷之封邰有邰家室毛傳之解恐好鄭箋云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是以

邰爲往就之義則經第言邰部家室可矣何所爲邰有乎且稷蓄始巳有國則因而大之可矣何必改封于邰乎鄭云稷先有國亦未據知何國安數典而背毛義何哉邰依鄭所最信之中候論之堯即位七十年其末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言斯封亦足明其始未嘗有國矣漢書郊祀志云后稷釐注釐讀如邰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五丈原即其地也鳳翔府郿縣亦有五丈原及釐亭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正義釋傳曰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于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肇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械生民一篇紀周家所由始是生后稷祀之始也有邰家室封之始也以歸肇祀禮之始也郊之祭天上古行之未必如後世立五帝之名而有燿魄寶威靈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如鄭氏之穿鑿也兆五帝于四郊周禮之文何得據以斷唐虞以前之事且周禮自作兆詩自作郊尤不可攷也太史公帝王世紀多失之誣如棄契并是高辛之子契十四世至湯棄十五世爲文王湯與

文王隔六百年爲叔姪謬乎否乎邵子曰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旣心爲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余私竊以謂凡唐虞以前之事皆鄭氏之心所不得而知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旣爲設重

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正義釋傳曰
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筦上簟而
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
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兩也以授
几以供老人故以綏御為致敬蹴踖之容備以授几
之時有蹴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于老人當是承
述上文與鄭異耳正義釋箋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

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于老者異于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惇史

按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而周禮司几筵所設天子止蒲筵次席繅席諸侯止莞筵繅席甸役喪紀則有席而無筵其說似與禮異蓋天子次席繅席皆重與莞席而五諸侯繅席亦重

與莞席而三皇氏謂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者誤也大夫則一筵一席所謂再重也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則雖以平時講說之客亦用重席以處之矣行葦之篇言王與族人燕食因而養老乞言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筵設席者承或肆之筵而言之也授几有緝御者承

或授之几而言之也毛傳云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一詳肆筵之制一表授几之容猶下云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洗爵承或獻之事奠斝承或酢之事耳而鄭箋以設席授几專屬老者緝御爲敦史之職正義釋箋謂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于老者然則上章已云授几今授几之後復有緝御豈上章之授几非主于老者乎抑肆筵授几皆主于老者乎又云少者或

單席矣天子燕兄弟以單席禮所未聞孔氏云或
單席則其言已不敢自信也若謂老者從優則必
者宜降禮既以授几優老者矣何得降殺至必者
之席乎又正義釋傳引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
也春官亦無此注且筵席雖通毛傳之意筵是在
下席是在上分別言之未嘗以爲通也如士冠禮
單席亦稱就筵蓋對文則筵席別散文則筵席通
經之筵席并舉肆筵是肆筵設席是設席即不得

徑以筵爲席席爲筵非王肅御之訓鄭說亦可通

姑兩存之可耳

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正義釋傳曰俶始釋詁文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始于饗燕終于享祀正義釋箋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于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

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

桉蕩詩曰愼厥終惟其始蕩之篇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而有始之善則長保其善矣威儀孔時者始之事也孝子不匱者終之事也俶之爲始義當從毛但其以始終爲始于燕饗終于享祀似不必拘耳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正義釋箋曰各
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延
從朝廷而至于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
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
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

按鄭以類爲族類與左傳引詩之意相合且以次
節永錫爾類推之此亦宜爲族類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已乃及于天下正義釋傳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家道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正義釋箋曰毛據外傳爲説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

捆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皆取此義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壼爲廣與毛異耳桉壼之爲廣國語訓之毛傳述之其義自確鄭以爲捆緻捆逼而密緻則義不得爲廣明鄭欲異毛矣韋昭注國語合毛鄭之說而一之亦不欲離間先儒耳然鄭氏之志初不與毛同也又爾雅所謂壼別是巷名王肅注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永言其長壼言其廣或亦取此廣義以名之

如孔氏所說與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鳧類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鳧鷖在沙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鳧鷖在渚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

也喻祭天地之尸也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鳧鷖在亹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

按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然則祭之立尸明人鬼乃用之若天神地示尊無二上豈得以人體攝之郊特牲曰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燔柴而不為壇特牲而無他

薦至敬無文安有天皇大帝五方五帝假靈于七尺之軀者哉則謂祭天地用尸者恐已非耳若夫山川之尸尤非其制書稱望于山川公羊稱望者何祭也明山川之遠者遙望而祭之使顯與公尸相對則近與人接無所爲望至于八蜡之禮多由報祭索饗典與司嗇之類尚得曰此可用尸彼虎貓之等既非人類鄭及表暇安有形骸而皆謂有公尸之設象抑亦泥之又泥者矣